

晚饭少吃口,活到九十九。
——《养生要集》

士魂商才 传奇徽商

□ 王芙蓉

中国的山水画大多数取材于江南,丹青高手们表现结庐深地的意境,徽州即是最好的现实场景,并且徽州的关键词几乎全是关于徽商的。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徽商的资本总量已有3000万两白银。到了清朝中叶,更是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8000万两,几乎是那时乾隆王朝的“年收入”。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说,“对于统辖一切其它有机体生命的生物学规律来说,人类世界并不构成什么例外。然而,在人类世界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看来是人类生命特殊标志的新特征。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个部分,它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人类在思想和经验之中,取得的一切进步都使这个符号之网更为精巧和牢固。”这个符号之网就是所谓文化,是人类对环境挑战所作的应战,包括所有的应战过程和结果,这也是人类在应战中努力培育并实际体现出来的以文明取胜的群体竞争意识,以及全部本质力量。实践应战生成物质文化;理性应战生成科学文化;崇拜应战生成宗教文化;理想应战生成艺术文化;联合应战生成社会文化。因此徽商留下来的不仅仅是财富传奇,更是创造这一切的文化传奇。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经指出,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对于乾嘉时期清学全盛的贡献,与南欧巨室豪贾之于欧洲文艺复兴,可以相提并论。

徽商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联合应战的?又生成了什么样的社会文化?留给我们什么样的徽商精神?

明代歙商郑孔曼,出门必携书籍,供做生意间隙时阅读。他每到一个地方,商务余暇当即拜会该地文人学士,与其结伴游山玩水、唱和应对,留下了



大量篇章。同乡人郑作,也嗜书成癖,他在四处经商时,人们时常见他“挟束书,而弄舟”。所以认识郑作的人,背后议论说:他虽然是个商人,但实在不像商人的样子。

歙县西溪南的吴养春,是明代万历年间雄资两淮的显赫巨贾,祖宗三代书香袅袅,家筑藏书阁,终岁苦读。日本侵入高丽(朝鲜)时,朝廷出兵援助,其祖父吴守礼输银三十万两,皇赐“徵任郎光禄寺署正”;其父吴时俸,皇赐“文华殿中书舍人”;他和兄弟三人也同被赐赠,史书曾有“一日五中书”之称。明代休宁人汪应诤;出身于盐商世家,诗书五经却无不精。

汪氏宗谱记载他曾经商于闽粤一带,称其为“好读书其天性,雅善诗史”。对《通鉴纲目》等诸典籍研究很深。他商务得闲时,常读书到了如痴似狂地步,或在书房中整整坐上一日,专心致志地阅读。每当有人临科考试茫然不知论题的出处,偶尔来求教时,他即能告此题出于何处,求者回去翻书,竟不差分厘。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指出:“廉者,有分辩,不苟取;归富者始若俭于取,终则厚于藏。”正是这样的“士魂”引领徽商在张弛万变、风云诡谲的商海中自然展现出不同的“商才”,徽商之所以能立足稳健,贾道通达,声名远播,皆因“智巧机利悉屏不用,惟以诚待人”之所致。

企业经营,归根到底是人们为了共同幸福而进行的活动,因此,必须深刻地认识人的本质,并且根据这种认识去从事经营。当今我们已经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积聚什么样的企业家,秉承什么样的企业精神是我们新一代徽商的时代课题。“商而兼士,贾而好儒,兼济天下。”这就是徽商留给我们最优美的精神财富。

回望历史上的那匹“徽骆驼”

□ 冯慧敏

曾经在如此季一样肃杀的冬天里去一趟宏村,一个背包,一个旅人,倒也安详,没了旅游旺季时的喧嚣,也见不到在此地写生的年轻画手们,少了几许生气,多了几分宁静。冬季特有的烟雨弥漫起来时,整个徽州村落便如同水墨画一般徐徐展开。站在徽州的粉墙黛瓦之下,想起的有远逝的旷古女子,那如莲花般的开落,有那青石板上的跬音和落空的期待,有马头墙的动人传说,更有那名垂千古的徽商精神,那俨然已经成为文化图腾般的“徽骆驼”,从古至今,它们缓缓地在这江南烟雨,在历史的湍流中熠熠生辉。

古老的徽州大地上曾经上演过一幕幕“徽骆驼”搬运货品、纵横商海的动人图画。“徽骆驼”是对徽商的别称,更是对徽商的美誉。《辞海》中对“徽骆驼”的释义是:“徽州不产骆驼,此乃喻徽州人正义奋斗、宁死不屈之性格。”的确,骆驼不属于徽州的烟雨天地,却又的确确实彰显徽州商人那坚强的气魄与不屈的精神。我是安徽人,虽不在古镇长大,却也浸润了一方水土的滋养,一种精神的熏陶。严格意义上的古徽州,地处“吴头楚尾”,山高林密,徽人俗称“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人口众多,而山多地少,自然经济无法自给自足,来自生存的压力使徽人选择了出外经商,所谓“徽人不呆家,经商走四方。”更为重要的,南宋以后,由于对教育和文化的高度重视,徽州又被称之为“东南邹鲁”,践行程朱理学成为徽商区别于中国其他地域商帮显著的标志之一,也成为徽商最为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

何为“徽商精神”?在从明中叶到清中叶的三百多年里,徽商足履天下,富甲一方,甚至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徽商坚守“以诚为利”、“以和为贵”、“以衡为价”、“以信为赢”、“以需为货”、“以均为财”、“以真为答”的原则,其中蕴含着“先义后利”、“诚信为本”、“敬业和谐”等诸多文化内涵。也正是藉此,“徽骆驼”得以游走于辽阔的神州大地,跋涉在遥远的大漠深处,一路驼铃,一路赞誉。回望历史上的那一匹匹“徽骆驼”,那大漠孤烟下的步履,我深深懂得:徽商精神就是古代徽州商人在长期的经商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思想意识、道德操守和价值取向,而这些崇高精神,可以概括为“开放、诚信、进取、和谐”八字。“开放”是谓徽商以天下为怀,“钻天洞庭遍地徽”的气派;“诚信”是谓徽商“贾而好儒”、“货真、价实、量足、守信”的商德;“进取”是“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的毅力;“和谐”更是“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的胸襟。“徽商精神”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和丰厚历史文化遗产,也是安徽地方文化的瑰宝之一。

“徽商精神”为何?徽商精神或徽商文化不仅是安徽的骄傲,也是中国和世界的骄傲。在今天,审视徽商,与其说审视的是一种经营观,毋宁说是一种价值观。古老的“徽骆驼”,以及那似乎已经远逝的徽商精神,不仅是徽州文化的核心价值内涵和灵魂,对于当前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和“三个强省”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以老徽商精神为借鉴,提炼新徽商精神,弘扬新徽商文化,创立新徽商文化品牌,应当是我们要走的新路,它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有利于建设美好新安徽,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人民的安康幸福。

“徽骆驼”精神是徽商文化的支柱,这种精神,势必将代代相传,始终充满活力与生机。我想象着:那历史上的“徽骆驼”再次驼铃声声,阵阵悦耳,步步坚定;我坚信着:新时代的“徽骆驼”携带着传统的徽商精神,在新时代曙光的照耀与指引下,必将踏出一片美好灿烂的天地!

弘扬“徽商精神”的现实意义

□ 王蓓

徽商,以其雄踞华夏商界三百年的辉煌,成为安徽的闪耀名片。

开拓进取、百折不回、诚实守信的“徽商精神”,更是如今的安徽人行走世界时引以为豪的精神标签。

数百年亘古洪荒,论古,寓今。

回忆往昔,“徽商精神”主要有五:敏锐的创业眼光、进取的人生态度、诚信的处事风格、合作的人际关系、成熟的契约精神。

简短的三十五个字,数百年的繁荣延续,是经营观,更是价值观。一代又一代“徽商”的勤劳苦干,为子孙后代留下的不仅是丰厚的物质财富,更是宝贵的精神内涵和一座不朽的“徽骆驼”纪念碑。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无独有偶,党的十八大提出的24字核心价值观,立足当下,着眼未来,同时也与古徽州“徽商精神”的内涵不谋而合。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是从个人行为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对美好社会的生动表述,也是从社会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24字”的统领,是立国之本,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更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与“徽商”的经营理念相似,传统意义上的徽商

就是自觉地以儒家道德观念规范自己的商业行为,把信、诚作为待人接物的基本原则。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法制经济,而法制经济除以各项律法作为规范市场行为的基本保证之外,其伦理基础和自律则是以诚信为本的商业理念,自由平等公正,更是市场与经济得以延续的运行规律。由此可见,徽商在数百年经商历史中坚守的中国传统伦理原则和以诚为本的经营理念,与今天的规范市场、继而管理国家、繁荣经济,一脉相承。

泱泱中华五千年,徽商繁盛数百年。古往今来,无论是个人的成功,还是社会、国家的繁盛,其基础从来都不曾改变——尊重规律、敬业创新、诚信奋进。

当下,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

——与国家,积极培育和践行“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集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与安徽,弘扬与“24字”一脉相承的古“徽商”的“三十五字”精神内涵,对于凝心聚力,开局“十三五”,发展经济、锻造文化,持续打造加速崛起的经济强省、充满活力的文化强省、宜居宜业的生态强省的目标,加快建设美好安徽,更具现实和表率意义。